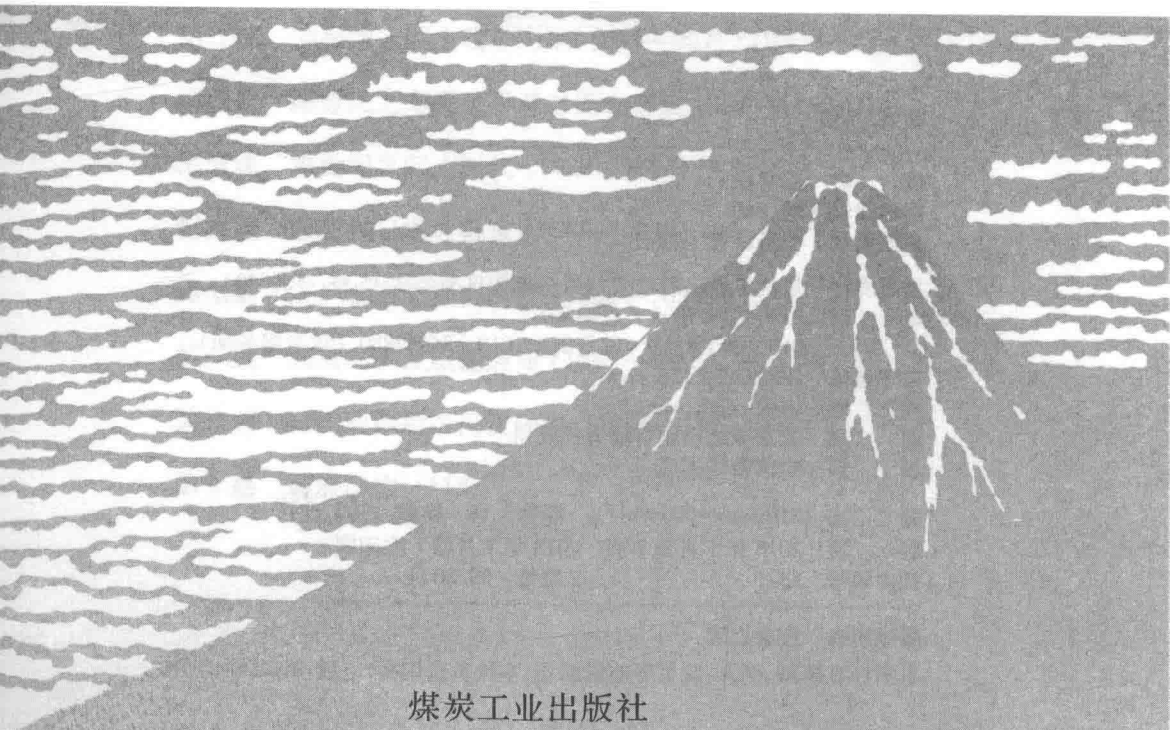


日本简史

陈恭禄◎著



煤炭工业出版社

·北 京·

作者自序

中日关系之重要，二国人民无不知之。日人考察吾国情形，刊行书籍，不知凡几。吾人求一较善之日本史，乃不可得，作者斯书，亦欲少补其缺耳。全书共二十四篇。第一篇，详言日本地位。第二至六篇，略叙民族之由来，社会之演进，帝权之扩张，大化之改革，外戚之专横，武人之消长，耶教之盛衰。其中关于中日交涉，蒙古征伐，丰臣侵韩，多详载之，容或能补本国史之缺遗。第七至十一篇，分述江戸幕府之制度，文学，通商，武士及其归政之原因。第十二至二十四篇，记载维新后之内政外交：首述归政后之政策，立宪之运动，宪法之内容，内阁议会之冲突，海陆军之扩充，工商业之发达，经济之状况，外交之政策及中日战争；次载战后藩阀政府，内政发达，外交胜利，日俄交涉及其战争；继叙明治末年国势之膨胀，侵略南满，兼并朝鲜，亲善俄国及日美问题；末言最近时期内之内政外交，及其国内之重要问题。

日史上自民族之迁徙，下迄今日，其间事实，至为繁杂。作者不能一一述之，自有删遗。惟念史者所以记民族间各不相同之演进，若述其一切活动，则与社会学无异，事实上殊不能行。历史学者，取其不同之事实而书之；其目的则将人类已往之知解告知读者，使其深明今日之状

况困难所由来，而将有所改革，趋于进步。是以历史书籍之价值，首在其材料之丰富可信；及作者有批评指导之能力，将其所得之史料，慎密选择，编纂无关系之事实，而能贯通，推释其故，使读者明知当日之状况：此历史学者公认之标准也。中国史家，知此者鲜。作者无所凭依，轻于一试，自知其不能如标准所定，惟愿他日有识力较强者能为之耳。

著作之先，颇感困难者，厥为免去成见。中日之恶感已深，吾人尝有排日之思想。历史异于宣传书籍，不能为意气所动，成见所拘；惟当按其事实，不作偏论，此历史学者共守之信条也。作者固非历史学者，但认其义之正当，扫除偏见浮辞，殊不知其能否成功也。其或与读者意见不合，希审思之，自判得失，作者毫无强人从己之意。

所用参考书，多为中日英美学者所著。作者较其所载之事实；核其言论之是非；研求学者之才能知识，著书之目的，著于何时何地，受何影响及有无偏见（间有一二，不能尽知），然后始敢取材。至于评论，毫不为其所拘。其有相同者，或与作者所见相同，皆由作者负责。兹为便利读者购参考书之计，谨将重要书籍，略加批评，胪列于后。其非历史专书及无重要价值者，皆不附录。（杂志除外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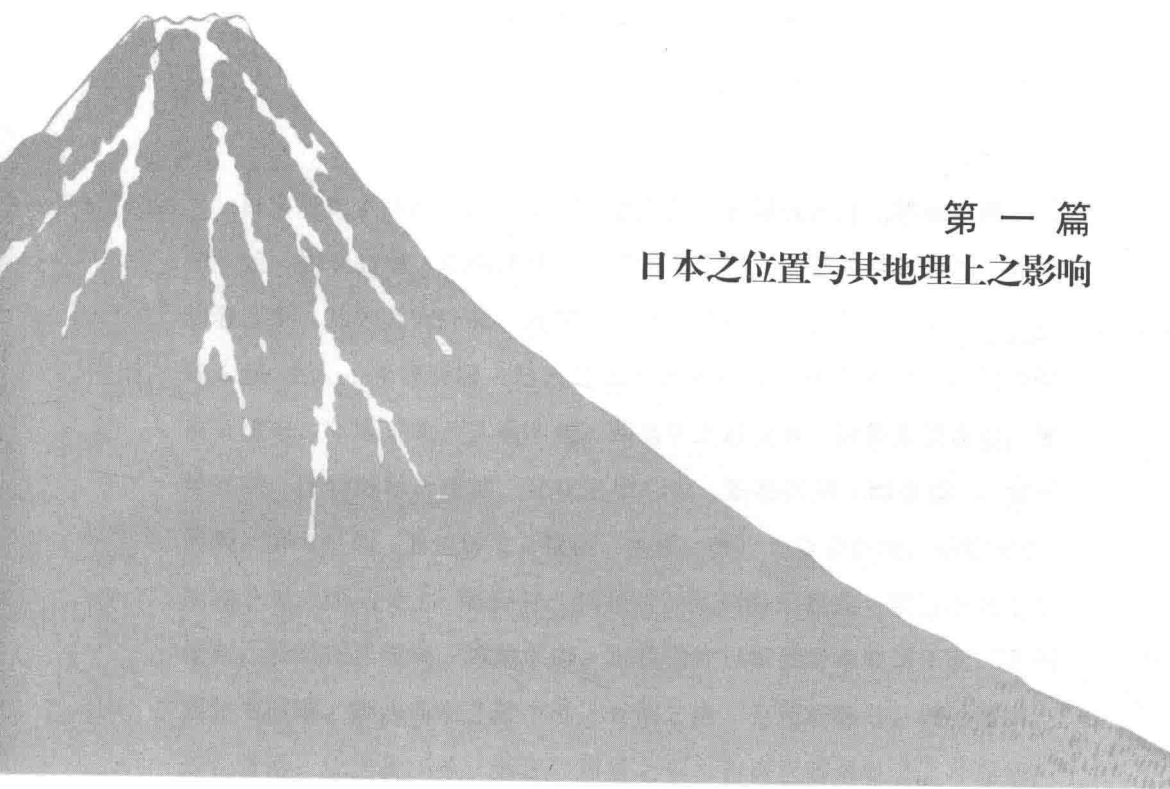
斯书之成，多由于金陵大学历史系主任贝德士教授之指导勉励，承其借书，蒙其批评指教。程善之先生校阅草稿半数。吾弟恭祯及同学章德勇君多有赞助，皆深谢之，谨书于此。

中华民国十四年七月陈恭禄序于金陵大学

目 录

- 作者自序 /001
- 第一篇 日本之位置与其地理上之影响 /03
- 第二篇 佛教输入前之日本（? —552A.D.）/09
- 第三篇 佛教输入后之改革时期（552—857）/19
- 第四篇 藤原氏之专横及平源二氏之盛衰（857—1192）/31
- 第五篇 中世纪之武人时代（1192—1606）/43
- 第六篇 耶教在日本之盛衰（1549—1638）/65
- 第七篇 江戸幕府之极盛时代（1606—1651）/75
- 第八篇 闭关时代及威逼通商（1651—1858）/87
- 第九篇 订约通商后之内忧外患（1858—1867）/101
- 第十篇 幕府覆亡 /113

- 第十一篇 武士道 /121
- 第十二篇 明治初年中之改革 (1867—1873)/129
- 第十三篇 文治武功派之党争及立宪运动 (1873—1890)/141
- 第十四篇 宪法与政府的制度 /153
- 第十五篇 立宪初期政府政党之冲突 (1890—1894)/161
- 第十六篇 明治二十七年中内政之发达 (1867—1894)/169
- 第十七篇 明治二十七年前之外交 (1867—1894)/185
- 第十八篇 中日之战 (1894—1895)/195
- 第十九篇 中日战后十年中之内政外交 (1894—1904)/209
- 第二十篇 日俄战争 /221
- 第二十一篇 明治末年国势之膨胀 (1905—1912)/233
- 第二十二篇 最近日本内政之嬗变 (1912—1925)/243
- 第二十三篇 日本最近之外交政策 (1912—1925)/255
- 第二十四篇 结论 (日本对于世界之贡献及其国内问题)/267
- 参考书目 /274



第 一 篇
日本之位置与其地理上之影响

日本居太平洋西部，当亚洲大陆之东；北界俄属冈札德加半岛，状如长蛇，蜿蜒而南，迄南洋群岛，长约七千里。中部为日本群岛，岛数约近三千；其大者为虾夷、九州、本州、四国四岛。虾夷在北，中有阿奴 Ainu 土人；今皆驯服，日人迁居其地者日众。南部函馆，昔时美俄商货往来，萃集于此。其南本州，四岛中之最大者，国都东京在焉；地势平衍，民物殷阜，政治、文化之中心也。旧都西京（即京都），僻近西隅，街市整列，名迹林立。横滨、大阪、神户为重要商埠，轮船麇集。南端下关（即马关），隔海与九州相对。九州海岸屈曲，附近小岛星罗棋布；长崎在其西端，港阔水深，自我国往日东部者率取道于此。九州西北为四国，则四岛中之最小者。九州之南，有琉球群岛，散处海中，若长带形；位当我江苏、浙江、福建之东，为自三省东航者之冲要地；迤邐而南，至台湾，台湾之西，即澎湖列岛，实我福建门户也；中日战后，亦皆由我国割让于日。虾夷之北，为千岛，与冈札德加半岛遥遥相望；当明治初年，日俄争为己属，交涉久之，乃以库页岛归俄，千岛归日。日俄战争之后，俄又割库页岛南半与之。其地寒冷，居民稀少，而渔业尚盛。本州之西，朝鲜半岛，旧亦我属国也；历中日、日俄两次战争之后，初为日属，一九一〇年，卒归并焉。其面积约当日本群岛之半；由是日本领土，西隔图们江、鸭绿江，而与我邻。且自日俄战后，我

之旅顺大连，由俄转租于日；南满安奉铁道，亦移转而握于日人之手，东三省之主权，不啻与日共之。日本东南，有小笠原群岛，于明治时，日本收为己属。欧战之后赤道北之德属马利亚纳群岛、加罗林列岛，归其管治，日本势力遂益伸入于太平洋中。

日本本部为库页、昆仑两山脉所构成：库页，自北渡海而南，昆仑，自我福建渡海而北，山峦重叠，地势高低往往悬殊。山之最高者曰富士。其巅积雪，一白如银，自海上望之，出没云间；旭日破晓，则现黄金色。太平洋沿海之高峰，多属火山。据近日调查，火山之犹活动者，为数十九，熄灭者，约三百余。每岁地震平均计算，共五百余次，往往毁屋伤人，为害甚烈。一九二三年，东京地震，损失之大，尤属可惊。统计全岛，山地约占面积三分之二，沙砾散布，溶石犹存；可耕之地，不足三分之一。且以地面狭长，河流无曲折之势；高山又直列于中，自高趋下，水流极速，一泻无余，故无舟楫之利。惟火山左近，温泉甚多，沐者可疗痼疾。湖之负盛名者，首推琵琶湖，在西京之东；绿树蓊郁，清波沦漪，游客争集焉。朝鲜、中国台湾亦多山地。朝鲜山巅犹有火山遗迹，惟久不喷发耳。

日本南部受赤道黑潮之温流，北部受寒带之冰流，中有高山起伏，故气候随地变异。千岛、库页纬度已高，夏短冬长；严寒之日，北风砭骨，玄冰助威。虾夷受冰流影响，地亦苦寒；每当九月之初，西北冷风，自西伯利亚而来，势极凶猛，摧草落叶，地冻水冰，霜雪偕至；直待来春三月，方稍和暖。黑潮自吕宋而来，环绕琉球、九州、四国以至本州。本州东岸，冷风所不能及，气候和煦，冬少冰雪；时有贸易风夹雨而来，一岁之中，降雨常至一百五十余日。西岸则受冷风影响，霜雪较多；中部风为山阻，气候少变。朝鲜南部，天朗气爽，冬令寒甚；汉江冰冻，常逾三月。惟春秋二季，草木畅茂，天气温和，为一岁中之安乐时节；一入夏季，高山蔽风，内地又苦旱热，炙人肌肤。台湾地跨热带，暑期

长而寒期短；自四月至十月之间为暑期，气候热甚；寒期略和。又台北山巅，间见白雪；台南暑期，时常阴雨，气候尤热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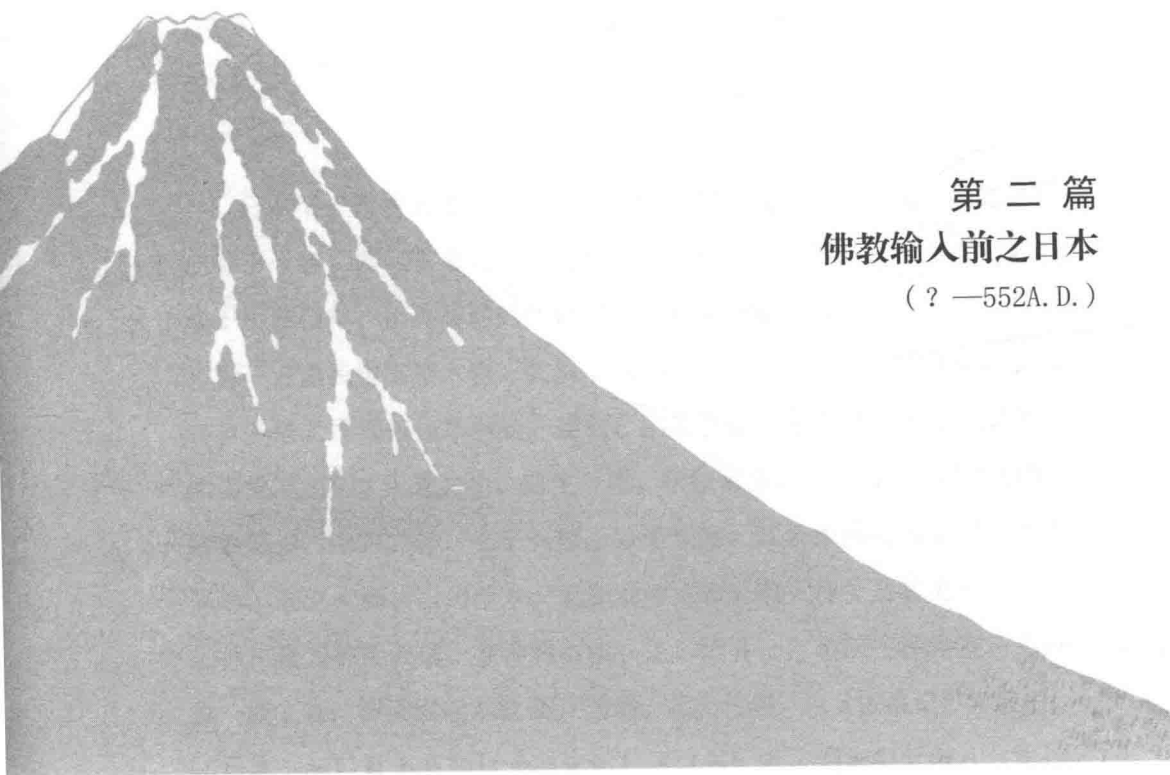
物产随气候而异；草木极其繁茂，凡三带植物皆有之。就中虾夷为产麦豆之区；本州重要产品，为米棉丝麦等；九州四国天气和暖，尤宜于米棉烟草。惟土地狭隘，可耕者又少，所产谷类，不足以供养人民；又以不适豢牧，故畜产极不发达。马身颇小，不足以供驰驱；牛仅为耕种之用；羊属尤少；惟犬猫较多。野兽之中，狐狼最多。朝鲜境内，家畜推鸡犬豕马牛驴为盛，其南部所产者，尤负盛名。山中多虎，力大而猛，人民之居近山者，常为所噬；亦间有猎之以为生者。虎皮丰厚，价值昂贵，肉可以为食，骨可以为药。次于虎者为熊鹿，亦负盛名。农产，米麦豆等为输出要品。台湾之地，宜于米茶豆等；近更疏浚水利，开拓荒地，产米之量，岁岁增进。台北各厅，凡斜倾之丘陵，灌溉困难之区，皆为茶园。全岛位置气候，尤适于甘蔗；当局力与援助，设立试验场等，种植日良，出产日多。龙眼、樟脑，亦为本岛重要产品。先是畜产不甚发达；由官吏力为提倡，洋豚、印度牛等，因以输入，蕃殖繁衍，其前途未可量也。

日本海岸屈曲，小岛林立，而温流又环绕沿海两岸，鳞介之类因而繁盛。人民之居近海岸者，习闻波涛之吼声，惯见舟楫之破浪，幼而游泳，没水取鱼，恬不为怪，故从事于渔业者甚多，渔业遂为重要职业，鱼肉更为家常食品。自明治以来，渔船构造，日益进步；故业渔者增至一百五十万人以上。此辈习于驾舟，虽在惊波骇浪之中，视之无异于陆居；故有所谓“天生水手”之称，甚技能之优，有足多者。又日本自古以农立国，农为重要职业，今耕种者犹多；专治桑蚕茶棉者，数逾百万。惟人口增进极速，而土地有限，苦于不能更事扩充。明治中叶以后，工业益进，作工于工场者日增。欧战时更为发达，贸易额

随之俱长，而经商者日益众。

日本岛数千，彼此相距，仅有一水之隔，小舟可以往来；因交通便易，而风俗言语、思想习惯，无大径庭，俨然纯一之民族也。地多湖泊，气候适宜，草木茂美，山川明秀，故人民富于美观，美术图画，殊为发达。其移居于国外者，爱念故乡之心，亦甚坚强。又以其地位孤立海中，惟本州南隅、九州西岸，中隔海峡与朝鲜相对，在昔航海之术未精，异国人民，怵于风涛之险，不易侵入，一姓君主，遂得绳绳相继，居人因有自负之心，颇借以发其忠君爱国之念。然其舟楫亦常往来大陆，我中国之学术、政治、历史、文学、技能，因以输入，明治前之日本，一大陆化之日本也。明治以来，日本与大陆之交涉，日益密切而纠纷，其侵略政策，亦由其地位使之然欤！

前文所云可耕之地，约占全岛三分之一，以此为比例，则日本当推为世界人口最密之国之一。但其殖民之能力，苟以之与英人相较，迥乎不及，故自得台湾、朝鲜等地后，政府鼓励殖民，而移居者，寥寥无几。其在美国及澳大利亚者，以黄白人种生活程度之各异，多招仇视。今美国已禁其劳动界入境；人口问题，诚为今日日本最大之问题，亦最难解决之问题也。野心之政治家，固尝欲侵略我中国，垄断其权利；但不过引起吾人之恶感，为全世界所共恶而已。侵略致策，已归失败，其暂可解决者，惟有扩张工业，以工立国之一途；近已从事于此。前谓川流甚急，无舟楫之利，但已利用之发电以制造货物；沙砾山地，亦已培植森林。然仍有不能解决者，工业发达之后，市场必在大陆，民间食物，亦必来自大陆，日人之生命财产，将皆系于大陆民族之手，殊非细事耳。更进而言之，煤、铁、原料三者为工业之母，而日本皆不足，必赖大陆供给，尤以铁与原料为甚；海上输运，则恃海军保护；日本海军，今固甚强，其奈大陆之恶感何？吾人殊惜其不能与诚心中国互助也。



第二篇
佛教輸入前之日本
(? —552A. D.)

日本第一代神武之开国，在西历纪元前六六〇年^[1]，而其最古之历史存于今者，若《古事记》，乃作于纪元后七一二年，《日本书纪》乃成于七二〇年；由此著述时代以溯前，初无记录，盖日本文字于开国千年后，方由我中国输入也。夫以干余年后之作者，追记上古事迹，其材料自多采之民间相传之神话、迷信，则其价值可想而知。其载开国也，略谓混沌之初，天地之中，忽生一物，状如苇芽，变化为神。神神相继，皆系偶生；中有二神，立于天桥，以矛探海，其矛水滴凝而成岛。二神降居，遂生大洲、山川草木、天照女神（即天照大神）及其弟等。天照之孙，是为神武天皇，女神赐以镜、玉、剑各一，是曰三种神器，为万世一统之征；神武因起东征而开国焉。此类传说，以《古事记》为最多；《日本书纪》且多有取材于《史记》《汉书》者，例如纪元前八八年，天皇诏曰：“远方夷狄，不奉正朔。”此不过采我史语，托诸日皇之口以出之。按日本历书，于五五四年，自朝鲜输入；先是国中但以花开为春，叶落为秋，无月无年，安有所谓正朔耶？故欲从其上古历史，研究日本民族之来源，君主威权之生长，与其人民生活之状况，殊不易易。近世学者竭其毕生之力，从事审究骸骨之状态，古物构造之形式，与夫

[1] 日本之纪元，明治时定为始于神武，仅行于彼国。我中国历代虽有年号，而又无纪年。故兹采取西历。其纪元后不言西历或并不言纪元后者，省文也。后悉仿此。

言语风俗之变易，于此问题，但略有所证明。惟近于佛教传入时代，距作史时期不远，其事有可信者。兹分述考古学者之结论，日本社会之演进，以及与大陆之交通，如下。

日本之土著，为阿奴种族。考古学者，谓其来自亚洲大陆；或以为虾夷北部与千岛相近，西端与库页岛为邻，风平浪静之时，小舟可通往来，阿奴当由此渡海也。据阿奴传说，岛中尚先有土人，形状短小，穴居野处，后自灭绝。至阿奴之自述其先祖也，则谓亚洲某王，生有三女，幼者与情人，潜渡而至岛中，遂家居焉；此说虽不足信，但与来自亚洲之说吻合。其后生殖益繁，渐徙于气候和煦，草木畅茂，禽兽众多，生活适宜之地，遂衍殖于本州各部。今本州山川湖泊，其地名犹有仍土人之旧者；而北部地中所遗骸骨，一切构造状态，有类今居于虾夷之人。大抵土人身体各部颇为均称，惟略短小；面多须发，有若毛状，古书中或以多发人称之。其生活简陋，以渔猎为主，终日追逐于山林湖泽之中，体力强健，而乐于战斗。方日本民族之东渡也^[1]，其人迎战甚力，后卒被驱于本州北部；其降服者，则为奴隶。阿奴云者，土语狗之义也，日人恶之特甚；其后益蹙，遂退居于虾夷。今散居于虾夷、千岛、库页者，不足二十万人，而生活状况，一如昔者。

日本民族，盖自亚洲大陆来者，或谓其先居处近西伯利亚；迨后南徙朝鲜半岛，乃为土著所同化，风俗言语，相类者甚多；最后经对马而东渡九州。其东渡也，分两时期：先至者，生活状况与阿奴相近，渐逐土人而北；其后至者，文化较高，生活状况与朝鲜南部之人民相类。日本古墓，尝有绿玉，此类饰品，为上古时代朝鲜半岛之装饰；其短刀武器，相似尤甚。或又谓马来民族，亦尝由琉球北至日本，此说仅根据于

[1] 中国古史称日人为倭人，疑由译音。日人后恶其名，改称日本，其时约在隋唐之前。本篇以日本民族，若指古今全体而言，概称为倭人，殊欠确当；其专指古代者，本宜称倭，惟日人倭人并称，又嫌陵杂，故不采。

古时祭者沐浴于冷水之中，以示清洁虔诚，此俗习见于马来半岛；但不为多数学者所信。至吾人传说，亦谓徐福尝至日本，惟无确证。^[1]要之，日本民族，必由数种血胤混合而成，可无疑也。彼等已入岛中，历久战争，乃卒屈服土人。土人中之战败被俘者，固收为奴隶；其不战而服者，亦因而安之。所俘妇女，则没为战士妻妾，多妻制度，乃大盛行，至于汉时犹存。陈寿记其俗曰：“其俗，国大人皆四五妇，下户或二三妇。”斯可见其血胤之杂乱矣。今之日人，犹可分为两类：居于本州北部者，面部宽大，腮骨突出，鼻尖凹下；其在南部与九州四国者，面长鼻高，容貌清秀，身部均称。前者多为贫民，后者多为富商权贵。就全体而言，日本人民甚为短小，男约五尺三寸（英尺），女近四尺十寸。首部伟大，占全身七分之一，而腿部殊短小，此其与吾人不同者。然使易其衣服，而与吾人同行于伦敦、纽约，欧美人尚不能辨别其为华人日人，以日人固黄种也。

当日人之侵入岛中也，须讲求抵御攻击之法以自卫；且欲战争胜利，必推能战之士以为首领，而人民亦乐于服从。战争经久，则首领之威权愈重；其战胜者，又夺土人土地，而小国酋长之形势以成。其继也，互相攻伐，杀人争地，终于小臣大，弱臣强，斯天皇统一之雏形渐具矣。据日史所载，神武为天照女神之孙，天照时期，犹为神代，相距数世，何能遂使“邑有君村有长各相陵轹”耶？此不过证明所谓神武天皇者仅一酋长之雄耳。迨其战胜，遂乃割裂土地，分封其子弟功臣；若不战而降者，因而存之，其叛逆者，又以兵讨之，于是诸侯奉命唯谨；天皇亦

[1] 《史记》无徐福至日明文，陈寿亦无此说。范晔作《后汉书》于宋时，抄袭陈寿《倭人篇》之大意，且妄解其文身，而武断其为泰伯之后，尤不足信。揆之当时情况，徐福之船能涉风浪东渡否？东渡后童男女能耕种或渔猎否？又能与土人战争否？汉时能如陈寿所述“立国通使”否？以余观之，未必一一能然也。加以言语单音双音之不同，是中国文化犹未输入，斯可断此说之无根据矣！

竭力尽其保护之责，诸侯遇敌侵入，辄率其众以助战，凡受斯惠者，常以其地奉皇。承平之时，皇言若令，诸侯有相争夺者，归皇判决，天皇更得利用时机，其曲直时以爱恶衡之；而得直者，复以土地酬皇。皇室之地日增，人民益众，兵力盛张，而威权独尊矣。天皇又自信其为神之子孙，皇族不与臣下为婚姻，官吏不与人民通嫁娶，惟恐渎其先祖，而使他人得沾染其神种。故官吏皆为世袭，而人民自处于被治阶级，习焉相安，遂为明治以前二千余年政治上之金科玉律。

天皇既以神之子孙自尊，更进而为宗教上之领袖，于是祭社乃为大典。每当新谷登场，天皇则躬临祭祀以答神休。斯时天皇虽判决争讼，而民间并无法律；惟毁田禾、平绝沟洫、抛弃五谷者，谓之逆天；不孝父母、伤害人命者，谓之犯罪。其罚如陈寿所述：“轻者没其妻子，重者灭其门户。”所谓轻重，不过概以习惯为衡。人民又常自以械斗，决定双方之曲直。尤可异者，当四一二年，贵族名称犹杂乱无序。其时贵族中有以神之宗支而争权位者，倾轧益烈。第十九代允恭天皇乃置大锅，中贮沸水，下焚以薪，诏争者置手水中，伤者罪以不道，其事遂寝。至于皇室费用，概取给于人民及诸侯之贡物，人民有为皇室工作之义务，若建筑宫室之类。天皇死后，所有仆役，概杀以殉。新君嗣位，则别筑新宫，若以故皇之灵，犹在宫中，不可不回避者。

封建时期，人民隶于诸侯，以渔猎为生。《三国志》载：“草木茂盛，行不见前。人好捕鱼鳊，水无深浅，皆沉没取之。”即此可见其概。追后生殖繁衍，始从事耕种，但多以奴隶为之。其所植者为稻，史中又载及麦菽之类。其他重要食品，为鸟兽鱼鳖果蔬等；烹调之法已备。其衣服之见于古史者，名目繁多，以桑皮麻属为之。《古事记》载天照女神躬自缫丝，可见其时已有纺织。房屋殊简陋，无窗牖，无烟囱，其形状无异非洲黑人之土屋。家中女子，惟事炊作。婚姻则同姓可以嫁娶，